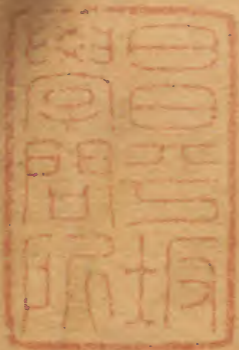


唐荆川左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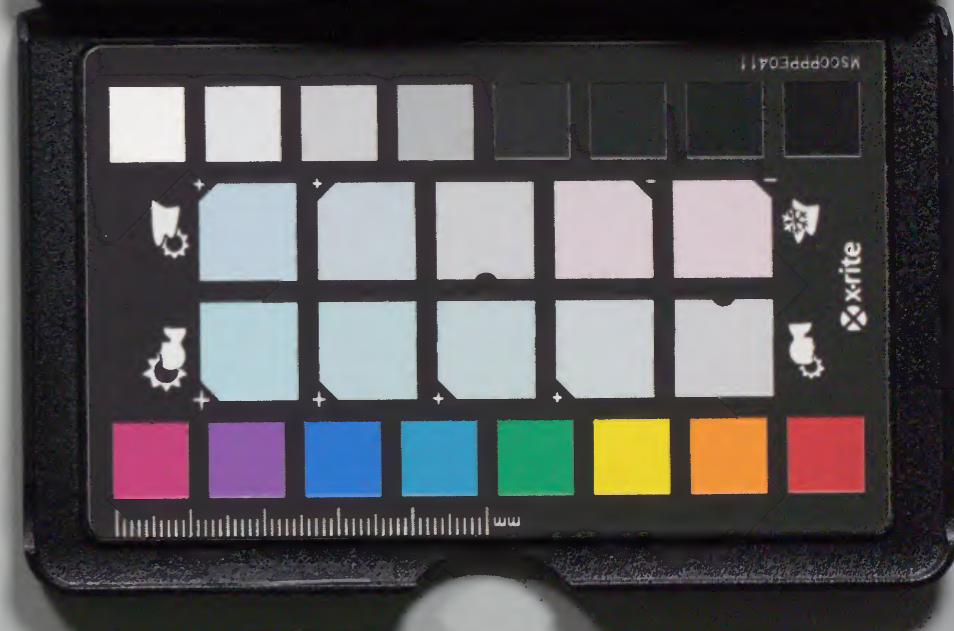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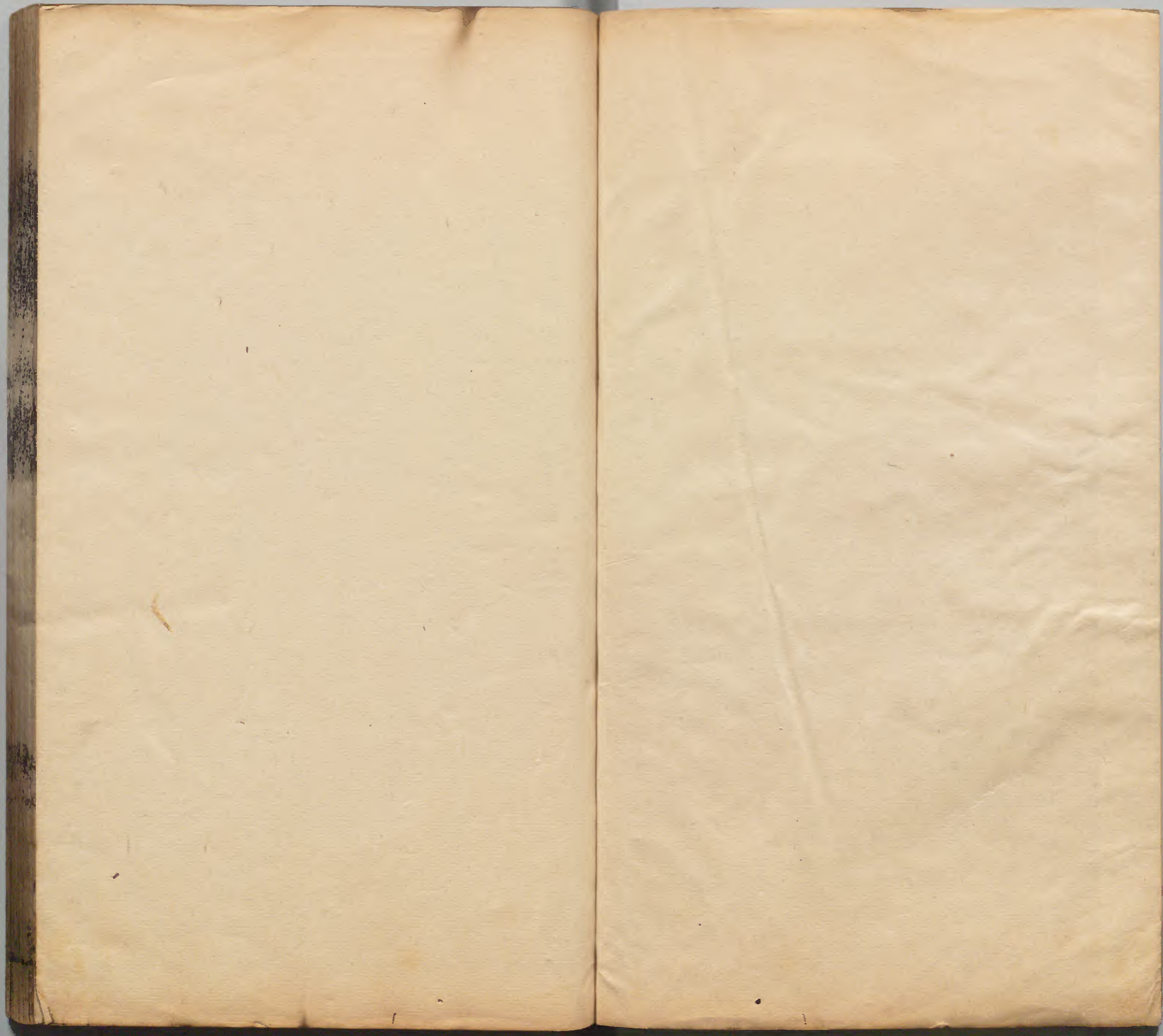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函	冊	號	類
二	一	〇〇〇	漢書

庫文閣内			
函	冊	號	類
三	一	〇〇〇	漢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000
冊數	140 (11)
函號	290 118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十一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十一

淺草文庫

唐朱敬則

朱敬則亳州永城人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闕相望敬則志向恢博好學重節義然諾善與人交賑其急難不責報于人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善咸亨中高宗聞其名召見異之為中書李敬元所毀故授洹水尉久之除右補闕初武后稱制天下頗流言遂開告密羅織之路典大獄誅將相大臣至是已革命流言益寧敬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商申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

卷第十一

朱敬則

一

朱敬則

急之官惜日愛功亟戰疾耕既庶而富遂屠諸侯此
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苛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
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
然淫虐滋甚任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
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榮陽成臯間糧餉窮智勇困
未嘗敢開一說效一奇惟進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
適定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高帝忿然曰吾以馬
上得之安事詩書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帝
默然於是賈著新語通定禮儀此知變之善也向若
高帝斥二子置詩書重攻戰尊首級則複道爭功拔

劍擊柱畧漏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故曰仁義
人之遠廬禮者先王之陳迹祠祝畢芻狗捐淳精流
糟粕棄仁義尚爾況其輕乎國家自文明以來天地
草昧內則流言外則構難故不設鉤距無以順人不
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
闔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
無和聲拯溺不規行潦饑不鼎食卽向時秘策今之
芻狗也願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毀遠廬遺糟粕
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策去萋斐之角牙頓姦險之
芒刃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類迹曠然使天下更

始豈不樂哉后善其言遂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
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中李安石嘗閱其史豪嘆曰
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重宰相宰相但能制
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者賢臣所以畏懼者也
時賦斂繁重民多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失得進同
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構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
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說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
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以老疾還政事俄改咸均
祭酒冬官侍郎易之等集名儒撰三教珠英又繪武
一思李嶠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像以

圖欲引敬則固辭不與世潔其為人出為鄭州刺史
遂致仕侍御史冉祖雍誣奏與王同皎善貶涪州刺
史既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
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敬則與三從昆弟居
四十年貲產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為先細務不省
也嶺表蠻叛以裴懷古有文才用為桂州都督蠻
服其威惠相率降薦魏知古為鳳閣舍人張思敬為
右史皆稱職初二張權寵盛敬則密謂敬暉曰公若
假太子令舉北軍諒易之兄弟兩飛翽力耳暉卒用
其策始崔寔仲長統王朗曹阿瞞論封豨指秦為失敬

則以為秦漢世禮義陵遲不可復用周制封諸侯著
論明之儒者以為知言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忠
於本朝者李多祚王同皎韋月將燕欽融並褒復矣
尚有遺者邪劉幽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立天下所推
往為宗楚客并楚雍等所誣謫守刺史長安中嘗語
臣曰相王必受命當悉心事之及韋氏干紀臣遂見
危赴難雖天誘其衷亦敬則啓之於是追贈秘書監
諡曰元

李昭德

李昭德長安人擢明經累官夏官侍郎如意元年拜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武后營神都昭德規創文昌臺
及定鼎上東諸門標置華壯洛有二橋司農卿韋機
徙其一直長夏門民利之其一橋廢省巨萬計然洛
水歲涇蓄之繕者告勞昭德始積石為脚銳其前廝
殺暴濤水不能怒自是無患俄檢校內史薛懷義討
突厥以昭德為行軍長史不見虜還武承嗣任文昌
左相昭德諫曰承嗣已王不宜典機衡以惑眾庶且
父子猶相篡奪况如姪乎后矍然曰我未之思也乃

罷承嗣為太子少保洛陽人王慶之率險佞數百人請以承嗣為皇太子后不許固請后遣昭德詰其故昭德答殺慶之餘黨散走因奏曰自古有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天皇陛下夫也皇嗣陛下子也當傳之子孫為萬世計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又立承嗣臣見天皇不來食矣后乃止承嗣恨譖短之后曰吾任昭德而獲安枕是代我勞非而所知也有人獲洛水白石而赤文者獻闕下曰此石赤心故以獻昭德叱曰洛水餘石豈盡欲反邪時來大臣侯思止舞文法數誅陷大臣人皆懾懼昭德每奏其誣罔不道狀卒榜殺思止其黨稍摧沮然昭德頗怙權為眾指目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悅上疏果毅鄧汪又著石論數千言述其專恣鳳閣舍人逢弘敏以聞后由是惡之謂宰相姚璹曰誠如所言昭德固負國矣乃貶欽州南賓尉俄召授監察御史萬歲通天二年來俊臣知昭德素不協詛以謀逆既而俊臣亦下獄同日誅特其面眾庶莫不寃昭德而快俊臣謂曰今日天雨可謂一悲一喜矣神龍二年贈左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莫師德

婁師德鄭州原武人第進士上元初為監察御史會吐蕃盜邊劉審禮戰沒師德奉使收敗亡於洮河因使吐蕃其首領論贊婆等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喻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為畏悅後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天授初為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饟和糴之費武后降書勞之長壽元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謂師德師在邊

必待營田公不可以劬勞憚也乃復以爲河蘭部廓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御史大夫知政事證聖中與王孝傑拒吐蕃於洮河州戰素羅汗山敗績貶原州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入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後與武懿宗狄仁傑分道撫定河北進納言隴右諸軍大使復領營田聖曆三年突厥入寇詔檢校并州長史天平軍大總管九月卒于會州年七十贈幽州都督謚曰貞葬給往還儀仗師德長八尺方口博唇深沉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遠步昭德遲之態曰爲田

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汗爾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曩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總邊要爲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無適莫

方酷吏殘酷人多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
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其郝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爲兒時門下有被害者
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荅曰黃卷
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參
軍爲吏誣黜涉使閭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
稱觀過知人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
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山望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
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待去同府參軍鄭
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仁傑曰君可遺親萬里
憂乎詣長官蘭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

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媿矣則相待如初每曰秋公之賢比斗以南一人而已稍遷大理寺丞歲中斷文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志監門中郎將范懷義誤坐斧昭陵栢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如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栢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雖乏賢如本立者不少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爲羣臣戒本立抵罪繇是朝廷肅然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爲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歎其達權宜遷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姬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

出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懽心郡人勒碑以頌
入拜冬官侍郎持節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
傑一禁止凡毀千七百是止留夏禹吳泰伯季札伍
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
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
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
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註誤至此有詔悉謫邊戍
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囚相與哭碑
下因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爲立碑初宰相張光輔
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

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
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
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縊而
下四面咸蹊奈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爲功冤痛徹
天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
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
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
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
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時太學生
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

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次事左右丞不旬杖左
右丞相不判徒况天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為
報可則胥子數千凡幾詔邪為之令示之而已后納
其言會為來俊臣所搆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
卽承聽滅死俊臣引仁傑置對荅曰有周革命我乃
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
意求少遷公為我引楊執柔為黨公且免死仁傑歎
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乎卽以首觸柱血流沫面
德壽懼而謝守者寢弛卽丐筆書帛置楮衣中好謂
弟曰方暑請付冢撤絮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后遣

使案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私令德壽作謝死
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
承反死咎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武
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時同被誣者鳳
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御史霍獻可以首叩
殿階苦爭必欲殺仁傑等乃貶仁傑彭澤令邑人為
置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
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脩守具仁傑
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勉之何預若
輩悉縱就田虜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俄轉幽

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
忠召拜鸞臺侍郎復同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
百姓怨苦仁陳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
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
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暨三代不能至者國家
既已兼之詩人矜薄伐於太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
遐裔而我之域中過夏商遠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
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
以增賦獲其士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
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傳曰與覆車同軌者

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伏見國家師出
調度之費徂以寢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杼軸空匱
轉輸不絕役行既久怨曠日多上不是恤則政不行
政不行則害氣作害氣作則蟲螟生水旱起矣方今
關東荐饑蜀漢流亡江淮而南賦斂不息人不復本
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慮非淺所以然者皆貪功
方外耗竭中國昔漢元帝納賈損之之謀而罷珠崖
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貞觀中克平九姓冊拜
李思摩爲可汗使統都鄙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
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史那斛瑟羅皆

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爲可
汗追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轉輸之苦損四
鎮肥中國罷安東實遼西省軍費于遠方并甲兵于
要塞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豐矣且王者外寧容
有內危陛下姑敕邊兵謹守備以待勞則戰士力
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
深入有顛躓之慮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
討而服矣又請廢安東復高姓爲君長省江南轉饟
以息民不見納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
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

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
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
人廬陵王代之不決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
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
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
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微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
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
子孫先帝震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
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爲後且姁姁與子母孰親陛下
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

始后感悟即日遣使迎虞陵王於房州王至后
 匿帳中召見仁傑語虛陵王亦仁傑敷奏切至涕下
 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
 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
 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之外大悅初吉頊李昭德數請
 還太子而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
 雖怯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尋拜納言兼右肅政
 御史大夫突厥入趙定殺掠甚眾詔仁傑為河北道
 行軍元帥假以便宜突厥盡殺所得男女萬計由五
 回道去仁傑追不能逮更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

脅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曰議者以為
 虜入寇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偽官或
 為招慰誠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為悔比緣軍
 興調發煩重傷破家產剔屋賣田人不為售又官吏
 侵漁州縣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跡
 犬羊以圖餘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
 壅則為淵疏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
 亂神器播越卓已誅禽部曲無赦故事為變生流毒
 京室此由恩不溥洽失在機先今負罪之伍潛竄山
 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故臣以

爲邊鄙警警不足憂中工不寧可爲慮也夫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事實者不可以細分入主所務非檢常法願曲救河北一不問罪詔可還除內史后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眷禮卓異時無輩者是時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舍樞殿后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本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後兵敗來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授楷固左玉鈐衛將軍燕國公賜姓武務整右武威衛將軍后將造浮屠大像度

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陲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務就令顧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爲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仁傑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爲中興名臣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奏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仁傑曰以臣紫紵袍爲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

史記卷之二十一
裴價踰千金仁傑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
嬖臣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神沮氣索
累局連北仁傑對御禮裴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付
家奴衣之縱馬一匹去

唐張柬之

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中進士第始調清源丞永昌
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柬之爲第一授鳳閣舍
人時突厥默啜有女請和親武后欲令武延秀娶之
柬之奏古無天子娶夷狄女以配中國王者忤旨出
爲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
到屯輒死柬之論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城土
荒外山岨水深漢世未與中國通唐蒙開夜郎滇笮
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
賦其鹽布擅鬪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

之貢不闕劉備據蜀甲兵不充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產入以益軍使張伯岐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他人蓋譏其貪珍奇之利而爲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廣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

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卽用渠帥率統之不置且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軍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爲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蠻夷之要今姚州官屬旣無固邊厭寇之心又無亮且縱且擒之技惟詭謀狡筭恣情割剝扇動會渠遣戚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爲取提挈子弟嘯引凶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凡逋逃亡命在彼州者戶羸二千專事

劉奪且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王太子仁奏置其後
長史李孝讓卒文協死於羣蠻詔遣郎將趙武貴討
擊兵無噍類又以將軍李義總繼往而郎將劉會基
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亮有三不易其言卒驗垂拱
中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樊乾福復請置州言課
稅自支不芻取於蜀及置州後李稜為蠻所殺延載
中司馬成琛更鎮瀘南七鎮戍以蜀兵蜀始擾矣且
流府總管五十七州間皆巨猾游客國家設官所以
防俗防姦而無恥之吏敗謬至此今劫害未止恐驚
之禍日滋宜罷姚州隸舊府歲時朝覲同藩國廢

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使不許交通增舊屯兵
擇清良吏以統之臣愚以為便疏奏不納俄為荊州
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
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
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
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
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
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
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為靈武
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為相者崇曰張柬之沉厚有

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石見拜同平章
事進鳳閣侍郎誅二張也東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
官尚書封漢陽郡公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
政事東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中
宗爲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餞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
法雖親舊必深文致法無所貸贖議以爲不能易荆
楚之剽性焉會漢水漲齧城郭東之因壘爲隄以遏
湍怒闔境賴之又懇辭王爵不許俄及貶又流瀧州
憂憤卒年八十二景雲初贈中書令謚文貞授子一
官東之剛直不傳會然遂於學論次書數十篇

唐房瑄

房瑄字次律河南人少好學風流沉整與呂向偕隱
陸渾山十年不諧際人事開元中作封禪書說宰相
張說說奇之奏爲校書郎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
貶睦州司參軍復爲縣所至上德訖興長利以治最
顯天寶五載試給事中時玄宗有遠志數巡幸廣溫
泉爲華清宮所置百司區署以瑄資機筭詔總經度
驪山疏巖剔藪爲天子游宮未畢坐事李適之韋堅
斥爲宜春太守頃遷憲部侍郎十五載帝狩蜀瑄馳
至普安上一語帝言甚卽拜文部尚書同平章事從至

成都賜一子官與韋見素崔渙奏冊武見肅宗具言上皇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籍索虜情辭吐華暢帝為改容瑄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機務一與瑄參決諸將相莫敢望於是第五琦言財利幸為江淮租庸使瑄諫曰往揚國忠聚歛產怨天下陛下卽位人未見德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瑄不得對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攝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入謝帝曰朕語瑄除正大夫何為攝邪進明對曰瑄與臣有隙上以為然進明因奏曰陛下知晉朝何以至亂上曰卿有說乎進明曰晉朝以好尚虛名任王衍為相祖習浮華故至于敗今陛下方興復社稷當委用實才而瑄性疎闊徒大言耳非宰相器也陛下待瑄至厚以臣觀之瑄終不為陛下用上問其故進明曰瑄昨于南朝為聖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為江南節度穎王為劔南節度盛王為淮南節度制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諸王分守重鎮且太子出為撫軍入曰監國瑄乃以枝庶悉領大蕃皇儲反居邊鄙此雖于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瑄立此意以聖皇諸子但一人得天下卽

不失恩寵又各樹其私黨劉秩李揖之徒以副戎權
推此而言瑄豈肯盡誠于陛下乎臣欲正衙彈劾不
敢不先聞奏帝入其語始惡瑄以進明爲御之大夫
河南節度使會瑄請自將平賊帝猶倚以成功乃詔
瑄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得
自擇參佐乃以兵部尙書王思禮御史中丞鄧景山
爲副給事中劉秩爲參謀瑄分三軍趨京師楊希文
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摠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
北軍自奉天入瑄身中軍先鋒十月庚子次便橋辛
丑中軍北軍遇賊陳濤斜戰不利瑄欲持重有所伺
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士死麻葦癸丑率南軍復戰
遂大敗希文慙皆降賊初瑄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
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悉髀
栗賊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血丹野殘衆
纔數千不能軍瑄還走行在見帝肉袒請罪帝宥之
使裒夷散復圖進取瑄雅自負以天下爲己任然用
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揖劉秩等皆儒生未嘗更軍旅
瑄每咤曰彼曳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帝雖恨瑄
喪師而眷任未衰崔圓本蜀中拜相帝至扶風始來
朝謁瑄意以爲圓纔到當卽免相故侍圓禮薄圓以

金昇李輔國不淹日被寵遂怨瑄瑄又多稱病不時
朝謁于政事簡惰時議以兩京陷賊車駕出次外郊
天下人心惴恐當主憂臣辱之際此時瑄為宰相略
無匪懈之意但與庶子劉秩等高談虛論說釋氏因
果老子虛無而已此外則聽董廷蘭彈琴大招集琴
客筵宴朝官往往因廷蘭以是瑄自是亦大招納貨
賄奸賊頗甚會御史大夫顏真卿劾奏諫議大夫李
何忌不孝瑄素善何忌不欲以惡名錮之託被酒入
朝貶西平郡司馬琴工董廷蘭出入瑄所瑄昵之廷
蘭藉瑄勢數招賅謝為有司劾治瑄訴於帝帝因震
怒叱遣之瑄惶恐就第罷為太子少師從帝還都封
清河郡公瑄之廢朝臣多言瑄謀包文武可復用雖
瑄亦自謂當納任為天子立功又招納賓客朝夕盈
門游其門者又將瑄言議暴揚於朝瑄方日引劉秩
嚴武與宴語移晷自如帝以瑄虛言浮誕內鞅挾
黨背公非大臣靈乾元元年出瑄為兖州刺史逐秩
武等因下詔陳其比肩狀諭敕中外始邠以武將領
刺史故綱目廢弛即治府為營更攘民居相渚護瑄
至一切革之人以便安政聲流聞召拜禮部尚書為
晉漢二州刺史實應二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

太尉瑄有遠器好談老子浮屠法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時多故急於謀略取帝以吏事繩下而瑄為相遠欲從容鎮靜以輔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敗撓故功名墮損云

按史之評瑄當然進明之讒謂帝太子也而置之朔方河北河東之北之地則未然也朔方河北天下勁兵處厥後收復兩京卒賴朔方士馬力瑄之謀其可謂不忠哉進明小人奪顏真卿軍權坐視張巡急不肯救其言何足深信唐末司空圖謂瑄建請以諸王為都統節度安祿山聞之大驚語雖不見於史圖言必有稽據蓋當艱危之時以宗藩近屬分布外鎮使股肱王室統繫人心自是長策肅宗果復大業我朝靖康亦以親王為大元帥賴以中興此蓋瑄謀之驗未可以迂闊目之也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十二

相唐李泌

李泌字長源魏八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
爲文玄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
難禁中有員儻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
異之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儻跪奏臣舅子李泌帝
卽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孫說觀奕因使說
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因
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因答
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說因賀

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救
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獎與帝引至臥內九
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生勸九齡謝絕之九
齡忽獨念曰聲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
蕭泌在旁帥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
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博涉經史
精究易象善屬文以王佐自負常遊嵩華終南間慕
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
早慧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
子遇之厚嘗賦詩譏訕揚國忠安祿山等國忠疾之
詔斥置斬春乃潛遜名山以習隱自適肅宗卽位靈
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嵩穎間冒難奔赴行在至彭
原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
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至於四方文狀將相遷
除皆與泌參議權踰宰相衆指曰着黃者聖人着白
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
嘗曰卿事上皇中爲朕師友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
子資卿道表云帝從容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
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証能定中國邪華人爲之用
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脇制偷合至天下大計

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固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繫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敝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為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曰必得兩京則賊再強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積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休上養徒必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二京平帝奉迎上皇自詣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矣人臣尚七十而傳况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柰何泌乃為羣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慈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初奏答曰當晚恐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愛及再奏至曰吾方得為

天子父遂下詔戒行中書令崔圓官三李輔國以泌
親信疾之泌且請顯隱衡山有詔給二口祿賜隱士
服為治室廬泌嘗取松膠枝以隱昔名曰養和後得
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効之泌嘗曰肅宗曰臣
絕粒無家祿位善宅皆非所欲收復京師後得枕天
子膝睡有司奏容室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肅宗夜
坐地爐燒二黎以賜泌穎王恃寵固求上不許曰汝
飽食肉先生絕粒何爭耶時諸王請聯句穎王曰先
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信王曰夜枕九仙骨朝披一
品衣一王曰不食千鍾粟惟汝兩顆黎上曰天生此
間氣助我化無為代宗立召至舍逢萊殿書閣初泌
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三弟強詔食肉為娶朔方
故留後李晔甥昏日救北軍供饑元載惡不附已因
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僚佐載而泌才以試秘書少
監克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為常憲所忌出為楚州刺
史辭不行帝亦留之會澧州闕守袁盛言南方凋瘵
請輟泌治之乃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
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李懷
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
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

如此業矣由是不赦始末此亂帝約吐蕃赴援賂以
安西北庭既而渾瑊與賊戰咸陽泚大敗吐蕃以師
追北不甚力因大掠武功而歸京師平來請如約帝
業許欲遂與之泌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
及十姓突厥皆悍兵處以分吐蕃勢使不得併兵東
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
掠我武功乃賊也柰何與之遂止貞元元年拜陝虢
觀察使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饜漕以勞進
檢校禮部尚書泌老矣虢州盧氏山野近出瑟瑟請克
禁人開採詔曰瑟瑟之寶中土所無今產於近

實為靈貺朕不飾器玩不尚珍竒常思返朴之風用
明恭儉之節其出瑟瑟之處任百姓求採不宜禁止
淮西兵防秋屯鄜州已而四千人亡歸或曰吳少誠
審招之既入竟泌邀險悉擊殺之三年拜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累封鄜縣侯初張延賞減天下吏員人情
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今戶
口減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既凋耗員何可
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陪陛下欲省
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減也或奏軍署券縣佐史
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為

冗員對曰州縣無職事及兼職內官者是也兼
試自至德以來考之此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
復吏員而罷冗官泌又條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十員
其六員可罷左右贊善三員其二十員可罷如舊
制諸王未出閣官屬皆不除而所收料奉乃多於減
員矣帝悅是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
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
丞貶欽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
求為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為郎官其當
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為外大重內大輕
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俸時以為宜而竇參多沮亂
其事不能悉如所請泌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
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臯歸登泌因收其公解錢
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故時戲曰韓諫議雖分左
右歸拾遺莫辦存亡如是者凡三年始以韋綬梁肅
為左右補闕既復置人心欣然初興元後國用大屈
封物皆三損二舊制堂封歲三千六百縑後纔千二
百至是帝使還舊封於是李晟馬燧軍城各長實封
悉讓送泌泌不納時方鎮私獻於帝者凡五十萬緡
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

錢歲百萬給宮中務不受私獻凡詔口頭亦即代兩
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無異俄加集賢殿大學士
修國史必建言學士加太師中宗時及三宗皆為之固
辭乃以學士知院事三王在國後為大學士亦必為
讓而止帝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宴會多與
上巳同時欲以三月名節自我為古若何而可必請
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因賜大臣殿里尺謂
之裁度民間以青囊歲百穀瓜果種柘樹遺號為獻
生子里間釀宜春酒以祭句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
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為三令節中

外皆賜緡錢燕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
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
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
贈太子太傅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
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
黃老鬼神說故為人所譏切泌在衡嶽有僧明瓚號
懶殘泌察其非凡中夜潛往詣之懶殘命坐撥火中
芋以啗之曰勿多言瓚取土年宰相初肅宗重陰陽
巫祝擢妖人王珙執事或命巫媪行郡縣以為厭勝
大抵與造工役輒率禁忌傳說而紮幹以左道位京

兆尹常使一一駢珠刺繡為乘輿服裝之以為襮
 禮德示素不為然及嗣仁羅內道場除祀代宗將
 葬帝號送承天門而趨車行不中道問其故有司曰
 陛下本命在丁故避之帝泣曰女有在靈駕以謀身
 利命直午而行又宣政宮壞太上言孟冬魁罡不可
 營繕帝曰春秋故塞從時何也正為壘訛葺之及桑
 道茂城奉天事驗始尚時日拘忌因進用泌泌亦自
 有所建明獨柳玳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
 魯連范蠡云

舊唐書曰泌頗有謹直之風而談神仙詭道或云嘗

與赤松王喬安期美門游處故為世所輕雖詭道求
 容不為時君所重德宗初即位尤惡巫祝恠誕之士
 及建中末寇戎內梗桑道茂有城奉天之說上稍以
 時日禁忌為意而雅聞泌長於鬼道故自外徵還以
 至大用時論不以為恆及在相位隨時俯仰無足可
 稱復引顧况輩輕薄之流動為朝士戲侮頗貶譏謂
 泌放曠教辯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為權倖忌嫉恒
 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有文集
 二十卷子繁少聰警有才名無行義泌為相嘗引薦
 處士陽城為諫議大夫城道直既遇知己深德之及

必歿戶部尚書裴延齡巧佞奉上德宗信任竊弄威權舉朝側目城中正士尤忿嫉之城一日盡疏其過惡欲密論奏以擊故人子爲可親信遂示其疏草兼請繁繕寫繁既寫悉能記之其夕乃徑詣延齡具述其事延齡聞之即請對盡以城章中欲論事件一先自解及城疏入德宗以爲妄不之省泌與右補闕翰林學士梁肅友善嘗命繁持所著文請肅潤色繁亦自有學術肅待之甚厚因許師事日熟其門及肅卒繁亂其配士君子無不歎駭積年委棄後起爲太常卿權德輿奏斥之除河南府士曹掾以其警悟異常泌之故人爲宰相左右援拯後得累居郡守而力學不倦罷隨州刺史歸京師久不承恩葺處厚人相厚待之寶曆二年六月敬宗降誕日御三殿特詔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陸巨與繁等三人抗浮圖道士講論除弘文館學士時諫官御史章疏相繼宰臣不得已出居亳州刺史州境嘗有羣賊剽人廬舍劫取貨財累次擒捕不獲繁潛設機謀悉知賊之巢穴出兵盡加誅斬時議責繁以不先啓聞廉使涉於禮興之罪朝廷遣監察御史舒元與按問元與素與繁有隙復以初官銳於生事乃盡反其

獄辭以爲繁濫殺之... 寃之其後元與... 與柳渾... 復得入宮於朝

歎侯家傳云泌... 上立有異人云此兒... 中異香作蒜汁... 骨節珊然人謂之鑲了骨

顧况者蘇州人... 交者必戲侮之然嘲誚能文人多狎之柳渾輔政以

校書郎徵復遇李泌繼入自謂知己秉樞要當得達
官父之方遷著作郎况心不樂求歸於吳而班列羣
官咸有侮玩之日皆惡嫉之及泌卒不哭而有調笑
之言爲憲司所劾貶饒州司戶有文集二十卷其贈
柳宣城辭句率多戲劇文體皆此類也

肅宗子建寧王俊性英果有才畧從上自馬嵬北行
兵衆寡弱屢逢寇盜俊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
衛上上或過時未食俊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
之上欲以俊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
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

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太上皇卽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為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上皇賜張良姊七寶按李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姊

不宜乘此撤其珠玉付庠吏以俟有戰功者賞之良姊自閣中言曰隣里之舊何至如是上曰先生為社稷計也遽命撤之建寧王倓泣於廡下聲聞于上上驚召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姊由是惡泌及倓

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殺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柰何讐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吾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讐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

昔曰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柰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必以為用韋妃之故內慙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其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不已

他日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上從之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宜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為先倓不從至德二載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為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卽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卽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

平有墮耳臣請以語廣平廣平亦未必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做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聞書紀給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俶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於上曰俶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俶死於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為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平京師則告還山庶免於患俶曰先生去則俶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為

至德二載九月廣平王俶入長安城留三日引大軍東出捷書至鳳翔百僚八賀上召李泌於長安既至上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官復修人子之職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主上思憲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

使泌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以主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審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而李輔國請取契據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上許之泌曰臣今知德足矣復爲爾人何樂如之又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在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著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臥猶不得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許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辦殺卿邪是直以朕爲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

且殺臣者非陛下乃五不可也陛下曷自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旣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細知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肯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

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
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
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答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
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
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
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
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
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尤為可四摘
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毋再摘上愕然曰安有
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於心何必
於外也是時廣平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搆流言故
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泌求
歸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敕郡縣為
之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

代宗大曆三年初上遣中使徵李泌於衡山既至復
賜金紫為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上時躡履過之自
給舍以上及方鎮除拜軍國大事皆與之議上欲以
泌為同平章事泌固辭上曰機務之煩不得晨夕相
見誠不若且居密近何必署敕為宰相邪上與泌語
及齊王倓欲厚加褒贈太子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

之議成中興之業岐薛豈有此功乎蟠誠忠孝乃為
讒人所害彞使尚存朕必以為太弟今當崇以帝號
成吾夙志制追謚曰承天皇帝葬順陵德宗貞元中
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駱
谷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之子昇
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輿相與誓臂為盟更韉上馬
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為禁衛將軍寵遇甚厚
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郅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
謂李泌曰郅國已老昇年少何為如是殆必有故卿
宜察之泌曰此必有人欲動搖東宮者誰為陛下言之

上曰卿勿問第為朕察之泌曰必延賞也上曰何以
知之泌具為上言二人之際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
延賞無以中傷而郅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
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請除昇他官勿令宿衛
以遠嫌以昇為詹事郅國肅宗之女也適駙馬都尉
蕭升女為太子妃公主不謹詹事李昇出入主第或
告主淫亂且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
子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奇王近已長
立孝友溫仁泌三進下惟有一子柰何一旦疑之欲
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怒曰卿何待間人父子

誰語卿舒王為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曆初陛下
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
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
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違朕
意何不愛家族耶對曰臣為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
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
吾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
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以姪為嗣臣未得歆其祀也
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
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
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
臣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
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
叔實冤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臣昔者以建寧
之故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
相又覩茲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
冤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之死
常懷危懼臣亦為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搆之端
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
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

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護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旣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爲寃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惡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三人與臣鞠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寃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蠱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苑在寢殿之側未嘗與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付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示族保太子必不知謀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須慈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

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寃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
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拭淚曰如此臣
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警勿露
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晉王太子危矣
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
與願違今累汝曹矣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
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
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日上開延英殿獨召
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
嘗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
皆當謀於卿也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
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
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傳卿代代富貴以
報德何為出此言乎詔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
南及遠州

代宗時元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與其黨攻之不
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游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
容卿朕今匿卿於少游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
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游善待之
元載誅上召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

能除此賊賴太子發其陰謀不然幾不見卿對口臣
昔日嘗言之陛下知言臣有不善則去之含容太過
故至於此上曰事亦應十全不可輕發常袞言於上
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爲公卿必先
試理人請且以爲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報政而用
之以泌爲澧州刺史

德宗從容與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疆介
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
下獨不覺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倘陛下
見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

於死地激李懷光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
不致大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
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覆問難卽怒而辭位觀
其意以朕爲不足與言故也以是忿不可忍初非由
杞建中之亂術士桑道茂預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
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
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
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大此商之所以亡也上
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
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

氣色粗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
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孔小心哉所言無不
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
祀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
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
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鄉來
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
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
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取朕
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

也貞元元年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未幾
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不草制諫官亦上疏論
遂以杞爲澧州別駕上請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
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
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

上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張延
賞刑法委柳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
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
舍人則有六攝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
有所主是乃各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

是也

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克李泌奏自變兩稅法
以來藩鎮州縣多違法厚歛繼以朱泚之亂爭權率
徵罰以爲軍資點募自防泚既平自懼違法匿不敢
言請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法應留州
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不可徵者
釋之以示寬大然有隱沒者重告實之科而罪之上
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茲事
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獲少而遲蓋以寬
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急則兢爲蔽匿非推輜不能
得其實且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奸吏矣上
曰善以度支員外郎元友直爲河南江淮南勾勘兩
稅錢帛使

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
盈庫然上稱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
之而不敢言德宗與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叙府
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
畝每府有折衝額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
事徵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募處
將帥一因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

軍還則賜一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
歲高宗以一爲仁義爲洮河鎮守使以一爲善於是始
有久戍之役一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爲人所
賤百姓恥之一至一廢手足以避其役一又一仙客以積
財爲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賞緡帛一自隨邊將
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
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
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
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
謂之曠騎其後益爲六軍及李林甫爲相奏諸軍皆
募人爲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
禍亂遂生至今爲梗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
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一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
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等議之上復
問泌以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
七萬人計粟二百四萬一粟斗直錢百五十計錢三
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克就使有錢亦無
粟可糴未暇以復府兵也上曰然將柰何亟減戍卒
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
不擾百姓糧食皆是粟麥一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

卷之三十一
如是而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月則不及矣
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于無所用請
發在藏惡纏染為絲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二三匹
計十八萬匹可共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
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
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
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
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以
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
卽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
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
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
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卽以所
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
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代之煩亦
喜聞矣不過數畝則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
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庶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
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
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
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圖

吐蕃令吐蕃所僦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
非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
田者什五六

肅宗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
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
以酬功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然有功則錫以茅
土傳之子孫至于周隋皆然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
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貞觀中太宗欲
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
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

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
邀利無所不爲曷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
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
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
豈難制哉於人臣萬世之利也上曰善

唐宗室李勉爲汴宋滑濮河陽等道都統討李希烈
希烈攻勉勉嬰城守累月援莫至哀兵萬人潰圍出
東保睢陽累表乞自貶詔罷勉都統節度使檢校司
徒平章事如故勉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
守大梁不應爲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

用兵非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
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
睢陽悉舉其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
命勉復其位

德宗貞元三年泌爲同平章事初視事與李晟馬燧
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爲此官卿
自退讓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
朕當與卿報之對曰臣素不與人爲仇李輔國元載
皆害臣者今日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
參零落臣無可報也上曰雖然有小恩者亦當報之

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
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
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
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
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懣而反側恐中外之憂
不日復生也今臣苟蒙人主愛信則幸矣官於何有
臣在靈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
以李懷光爲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
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
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代無事則入奉朝請

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忘之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之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紳二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謝

妖僧李軟奴自言本王族見獄瀆神命已為天子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其黨告之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李晟聞之遽仆於地曰晟滅族矣必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必多外間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之上從之欽

緒奉天功臣遊瓌子也尋斬軟奴等八人北軍之士坐死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及者遊瓌委軍諸闕謝上遣使止之委任如故遊瓌又械送欽緒二子上亦宥之泌曰軟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發者請大赦以安之明年春正月朔赦天下咸陽人或上言見白起令奏云請為國家扞禦西隣正月吐蕃必大下當為朝廷破之以取信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不能深入上以為信然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師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石室廟京城盛為所禱流聞四

方將立至風今杜... 請教府縣葺之則不至驚
人耳目矣且白起... 國之將體三公太... 請贈兵部
尚書可矣上笑曰... 於白起亦惜官乎對曰人神一
也陛下儻不之惜則... 亦不為榮矣上從之

肅宗至鳳翔郭子儀自洛京引兵趨河東分兵取馮
翊遂平河東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
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
拔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憊息既定李泌請遣安西
西域之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媯檀南取范陽上曰
今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

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衆
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奔強我必又困非久安之
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諸胡之兵
性耐寒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
執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
執官軍必困於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
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引
之於塞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
朕切於晨昏之憂一能待此決矣

德宗興元元年初肅宗在靈武上為奉節王學文於

李泌代宗之世泌已進來言院上為太子亦與之遊
及上在興元泌為祝聖利史上急詔徵之以為左散
騎常侍日直西省以對朝野皆屬目附之時李懷光
叛上問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
小俊等皆萬人敵昨晝夕憂之柰何對曰天下事甚
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
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不足為意懷光既
解奉天之圍視未泚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
使李晟得取以為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
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如憂魘之人耳但恐不
日為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

陝虢都知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度使張勸代總
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上
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且抱暉據陝則
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以泌為陝虢都
防禦水陸運使上欲以神策軍送泌之官問湏幾何
人對曰陝城三面縣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
以單騎入上曰單騎如何入對曰陝城之人不貫逆
命此特抱暉為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
今單騎抵其近郊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

未必不便為臣用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借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奸謀他人猶豫遷延彼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覘者馳告之抱暉稍自安泌具以語白

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泌與馬燧俱辭行加泌陝虢觀察使泌出潼關鄜坊節度使唐朝臣以步騎三千布於關外曰奉密詔送公至陝泌曰辭日奉進止以便宜從事此一人不可相躡而來來則吾不得入陝矣朝臣以受詔不敢去泌寫宣以却之因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

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反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勾汝餘生汝為我賞版幣祭節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詣陝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之詔謫戍天德歲餘竟殺之而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達奚小俊引兵至境聞泌已入陝而還初李懷光解奉天之圍上以其子瓘為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瓘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誠惜瓘也卿至陝試為朕討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追逐其君而可復立於朝乎縱彼顏厚無慙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李瓘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亦不足貴也及懷光死瓘先殺其二弟乃自殺

議者言韓滉聞蠻與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志
上疑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
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
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
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
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
臣敢保其無他上曰他議洵洵章奏如麻卿弗聞乎
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
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柰
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

他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
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并爲卿累泌退遂上章請
以百口保滉他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卿留中
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
私於親舊以負陛下顧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爲
朝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其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
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
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滉感
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爲朝廷邪上曰朕深
諭之矣卽下泌章令韓臯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

卿父比有謗言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乏糧歸與卿父宜速置之臯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卽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卽還朝臯別其母啼聲聞于外滉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旣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爲咽喉地屬徐州隣於李納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

而致請徙壽盧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盧壽歸淮南別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及今明應幼騃可代宜徵爲金吾將軍萬一使他人得之則不可復制矣上從之以建封爲徐泗濠節度使建封爲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故其下畏而悅

初河隴沒於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無絕人馬皆仰給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於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容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

皆有妻子買田宅舉唐利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
客有田宅者停其給足得四千人皆任其給異客皆
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遺豈有外國朝
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者一由假意一回紇
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者當令鴻鴻一陳授以
職位給俸祿爲唐臣入生當乘時展用一終身客
死邪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領一兩軍
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一或押衙餘皆爲宰祭旅益壯
鴻臚所給胡客纜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一縉市
人皆喜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婚未之
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
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於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
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
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
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
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
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爲今之計當以回紇爲先三
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
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於卿言皆聽之
矣至於和回紇宜待子孫一於默之時則固不可先是

回紇助唐討史朝義德宗時為雍王元帥可汗壁
陝州王徃見之可汗首王不舞蹈即引從官韋少華
掘一夕死王還營官軍以王見辱將合誅回紇王以
賊未滅止之于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
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屬國家多
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華等
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
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受封
賞又何怨耶其後張光晟殺突董等九百餘人合骨
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

上曰卿以和回紇為是則朕固非耶對曰臣為社稷
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於天上上曰容朕
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
不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
朕非罪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對曰
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已
與之和但不能不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
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
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
未常見也葉護固邀臣至其營肅宗猶不許及大將

軍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我狄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為之防也陛下在漢窟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天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償責矣且香積之捷燕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燕護遂不入城當時觀者十餘萬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燕護為平羽之叔父也平羽身為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為之屈當

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五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服平羽母捧陛下於貂裘叱命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已為是乎不屈為是乎陛下屈於平羽乎平羽屈于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必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二人以為何如對曰果如必所言則回紇自可怨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必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焉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平羽其國人復京城之勳夫何罪乎吐蕃幸國

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
塵於陝此乃自必報之讐况其讐嘗至今尚存宰
相不為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此為
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聞吐蕃劫盟今往與
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
彭原今可汗為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
護而來臣待之頗親厚故聞臣為相而求和安有復
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為陛下子每使來
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
出塞五者皆能知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

荒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也上曰至德以
來與為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乎對曰
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
未諧但應且發一事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
上表稱兒及臣凡此所以約五事一皆聽命上大
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歲靈臣
何力焉上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
柰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夫招雲
南則是斷吐蕃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
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於吐蕃苦於吐蕃賊殺重未

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夫食在西域爲最強自葱
領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
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合闐將軍歸
許以成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五萬匹

唐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
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
奇之請爲忘年交旣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
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
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十一人行
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整吏治三科
登雋又四法選財實六德保罷察五要簡官事五術
曰聽謠以察風俗六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
爭訟覽吏服守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趨舍八計曰視

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立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
薄厚以稽廉貪視禁姦煩簡以稽刑囚視囚繫盈虛
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眾寡以稽
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
四賦曰闕稼以奠稅度產以衰征科丁壯以計庸占
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
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
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聽其言遷監察御史
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為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
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贊

言勞於服遠莫若修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
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柴汴之勢急而禍重田
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畧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
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
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据蔡許富全
之地而益以鄧襄虜獲之實東寇則饜道阻北窺則
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
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
則屯戍矢於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宋必爭之
地哥舒曜之眾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本非素習

首鼠莫前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遠李尤河陽以
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
東則梁宋安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贄言皆効從符奉
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
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衍繹孰復人人可曉旁
吏承寫不給他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帝
又問贄事切於今者贄勸帝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
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
為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顧上封者惟譏斥人短
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儉人賣

於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
聽加贊則窮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贄因是極諫
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
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贄曰今
乘輿播越大恐示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際陛
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羨名以累詠德帝從之會興
元赦令方具帝以橐付贄使問詞其詳贄知帝執德
不固困窮思治秦則易驕欲激之使疆其意即建言
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

以常令諭陛下窮用兵甲竭財變生京師盜據
宮闈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豎其他顧瞻懷貳不
可悉數而欲紓多難收羣心惟在戒令而已動人以
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
感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
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私使天下聞之廓然
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湏改革科條已
別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易
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矣夫感者誠發於心而
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

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
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
納之與元元年春正月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
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
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
言思咎期在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
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
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
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
昧省已遂用興武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軍籍馬遠

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廢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
年不解甲胃祀奠之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
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求疲昨空於杼
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
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
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于祖宗下負於蒸庶痛
心醜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所
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
俊李納等咸以勲舊各守藩維朕撫馭乖方致其疑
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

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
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勲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
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宮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
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
未到京師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
赦例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
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摧
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
明年李抱真入朝為上言山東宜赦書士卒皆感
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命兵部員外郎李

克爲恒冀宣慰使王忒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
號上表謝罪惟李希烈自恃兵彊財富遂誅稱帝時
朱泚更國號漢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至
是天下貢奉稍至乃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
別藏貢物贊諫以爲今師旅方戢瘡痍呻吟之聲未
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羣下有所怨望請悉出以賜
有功帝悟卽撤其署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自艱難
以來多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
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阼之初聖
元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今日陛下誠能變

更睿志臣敢不竭力黨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
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
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克山南東西荆
湖淮南江西愕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等道宣慰安
撫使實疎之也旣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上
謂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從遠方或傳聞過實
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每謂宜然今乃反
覆如是朕爲之悵恨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卿
知蕭復如何人其不欲意趣安在贄上奏以爲復痛
自修勵慕爲清貞用雖不同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

此復必不為僭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
矛楯應陛下明加辯詰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
容為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
憚而不辯明乃且為此悵悵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
寃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寃莫痛於見疑而不與
辯是使情僞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
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辯也

李懷光既膺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
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之晟合軍詔許之
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泚衆大至

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
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
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豈可遽戰耶晟不得
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
馬晟軍秋毫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
晟軍終不敢受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上屢遣
中使趣之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勸
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
累奏恐其有變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
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

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
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
光意思諸軍缺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
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
其功乃曰將士雲開同而賜異何以使之協心贄
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
受指縱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又
不欲自減遂止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
尚結贊言蕃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
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爲不
可曰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
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
援敕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
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
從而圖變請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
敕尚結贊亦不進軍陸贄自咸陽還上言賊泚稽誅
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口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
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
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
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

若一不別務規思漸思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
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
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
事臣遂汎汎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
不要籍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懷光大自矜
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回日或聖旨顧問
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
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
固難為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
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

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
陸贄回奏云見卿語及如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
敕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
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
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
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獨管師徒足以
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
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
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按壘羣帥異心論
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

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遍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為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極其危急惟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籍

此兩軍迭為犄角仍令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為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解開不可以不離救焚木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恐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時李晟以為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為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為名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

懷光大懼反謀益甚又加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投
鐵券於地辭氣益悖未幾夜遣人襲奪李建徽楊惠
元軍建徽走免惠元將奔奉天懷光遣兵道殺之行
在震驚遂徙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授以試
官贊曰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
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叙才能以位勳德所謂
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以馭
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負外試
官與勳散爵號同然而突鉅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
可謂重矣今獻瓜一品果一盛則授之彼忘軀命者

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草木也若草木
然人何勸哉夫田父野人心欲得其歡心厚賜之可
也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
楚琳殺張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
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潭城
代之贊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紜不亦
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宣亟告景刻不可差
商嶺旣回遠而駱谷又爲賊所扼通王命者唯褒斜
爾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賊勝遂往此
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遲憾敢爲猖狂南塞要衝

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今顧
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返歸塗濟大業也帝釋然盡
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初上使諭吐蕃遣兵同收京
城吐蕃聽命五月渾瑊奏吐蕃尚結贊屢遣人約刻
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衆今春大疫近已引兵
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
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爲吐蕃貪獲有害無益得其
引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畧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
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人羣帥進退憂虞欲捨
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蹶欲往以之合勢則苦其失信

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
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
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
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
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盭今懷光別
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賊最諸
帥才力得伸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
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六軍之羣以失將士之
情也上復使謂贄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賊最諸
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宜審細條疏

以聞贊以爲秦梁十里兵勢無常進爲規畫未必合
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難礙難以
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
悅智勇得伸且夫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
中機會變於斯頃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
藏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傳聞與其實
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設使其中或有肆情于命者
陛下能如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
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常合宜徒費空言抵勞者慮匪
唯無益其損實多且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

乃能用人六月上問陸贄今望鳳翔有迎駕諸軍形
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以爲如
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
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宜臣竊未
諭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今螿路所經首行脅
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
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
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
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不如
俟其枕京邑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走不暇安

敢輒有於復樂詠誦哉是時李晟已復長安車駕
將發漢中帝欲以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元從功臣贊
曰宮官具資恪居奔走勞劇有之何功之二云難則嘗
之何定之云今與奮命者齒恐沮士之心結勲臣
之憤帝乃止京師之平帝欲召澤城訪奔亡內人給
裝使赴行在贊諫不可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為將
士所私昔人掩絕饑盜馬者豈忘其愛邪知為君
之體然也天下固多夫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
遣使諭城資遣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贊遠
甚徒以單言暫謀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贊孤立

一意為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
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為中書舍人母韋猶在東帝
遣中人迎還京師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期遺一
不取惟韋臯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
又詔中人護父柩至自吳會葬洛陽祿除以權知兵
部侍郎復召為學士入謝伏地無泣帝為興改容慰
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為相而實參素不平忌之贊
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
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帝始在楊炎
盧杞引贊私黨排忌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

失雖置宰相至除冗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黃秉
政始請嘉爾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
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
宰相自擇贊奏言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
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擢輔相多出其中行實不能
頓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矣豈後位宰相則可
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在武后收
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
哉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
多士之用陛下當鑒獨任難於公舉有登延之路

練覈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
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於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
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
輕者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
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稽壅
則案牒叢淆偽冒蒙貞吏緣以為姦廢置無綱至十
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贊乃請以內外員三
分之每歲計闕集人檢視吏姦天下便之當是時賈
耽盧邁趙憬同輔政凡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顧不
肯判贊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筆所咨輒判又以西

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乃上陳弊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折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募以本道衣稟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侍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湏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六出則人自為戰處則家自為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然

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為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為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捷靈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為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為治所所部州若府遊揀良吏為刺史外奉軍興內課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帝愛重其言不從也初竇參惡左司郎中李巽出為常州刺史及參貶郴州巽為湖南觀察使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遣參絹五十四匹巽奏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以為參罪不至死上乃止既而

復遣中使譴責曰參交結中外其意難測社稷事重
卿速進文書處分贊上言參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
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衆議爲之憤邑叛臣
得以爲辭參益縱之罪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
跡曖昧若不推鞠遽加重辟駁動不細竇參於臣素
分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有濫三月更
貶參驩州司馬男女皆配流土又命理其親黨贊奏
罪有首從法有重輕參既蒙宥親黨亦應末減況參
得罪之初私黨並已連坐人心久定請不問從之上
又欲籍其家貲贊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贓汚者

止徵所犯皆湏結正施刑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隱
下已存惠貸若簿錄其家恐以財傷義時宦官左右
恨參尤深謗毀不已參未至驩州竟賜死於路竇申
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舊唐書云初竇參既貶
郴州節度使劉士寧餉參絹數千疋湖南觀察使李
異與參有隙具事奏聞德宗不悅會右庶子姜公輔
於上前聞奏稱竇參嘗語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
怒再貶參竟殺之時議云公輔奏竇參語得之於贊
云參之死贊有力焉十一兵劉士寧旣爲宣武節度
使諸將多不服士寧淫亂殘忍出敗弊數日不返軍

中苦之都知兵馬使李萬榮得衆心士寧疑之奪其
兵權令攝汴州事十二月士寧率衆畋于野萬榮分
兵閉城便馳白士寧曰敕徵大夫入朝宜速即擊上
聞之使問陸贄贄奏梁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
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疆失其人則危弱今士寧見
逐雖是衆情萬榮總軍且非朝旨此安危疆弱之機
也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徐察事情見
情後圖冀免差失上又遣人諭贄除一親王爲節度
使且令萬榮克留後贄奏臣性習儒鈍待罪宰司雖
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
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唯在所置
置之險地則器致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在所授
授踰其力則器授當其力則行萬榮所奏頗涉張皇
但露徼求之情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跡殊異純良
又聞本是清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
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材且選君而
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善犯此二者而
加之非苟得志驕盈不悖則敢恃謂犯上欺誦債軍
俱爲厲階莫見其可今雖遽加寵命務屬含求曲示
保持冀消凶慝然其所行不遜所得無名縱之則反

側而益疑善之莫能望而肆惡夫善始而克終者猶寡况始於不善正求能以義自全者乎又緣言日蓄謀以危主將及身人上恒恐見圖必於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亦必喪師感境所以承前方鎮之任選建才德而不副所委者則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終能毀邦固節者未之有也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滋之才處非所宜不敗何待陛下若謂臣說迂闊有異章機請指陳汴宋一官近代成敗之迹皆陛下所經見者以為殷鑒惟陛下覽而察之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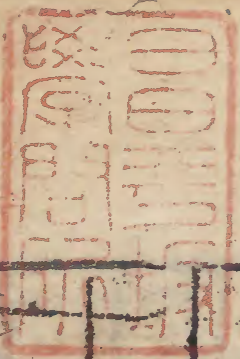
者田神功作鎮河南領汴宋徐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貢備修左肅青齊右弭滑魏南控淮浙北輔滎瀍隱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得可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材其為利宜斯謂大矣及神功入覲遘厲不還先皇帝貪因循之便知神玉才不勝任排衆議而授之既而維御無方經畧失制權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內叛外破此由制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躓之才其為敗傷亦已甚矣近者劉玄佐驅攘巨猾底復大梁卽鎮於茲幾將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畢力竭才然尚號令由已部屬畏威制

持東方猶有所倚及玄佐殂沒朝廷命吳湊代之士
寧兇頑輒敢眦睚素非得衆且甚不才緩之旬時必
自離沮隨機制馭指顧可平陛下深念黎元姑務容
養適使姦徒得計庸豎作狂但肆醜厲之詞豈懷任
置之惠運路幾絕生人重殘殷然垣翰之軍鞠爲汗
染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又授
萬榮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而除
孰爲非據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執必
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若使傾奪
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

但選能臣命爲節度獎萬榮而別加寵任褒將士而
厚賜資裝揆其大情理必寧息上不從班宏判度支
卒于官贊薦李異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贊言延
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佞得君天下
佻惡無敢言贊上書苦諫帝不懌竟以太子賓客罷
贊本畏慎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讒短百緒帝
遂發怒欲誅贊賴陽城等交章論辯乃貶忠州別駕
後稍思之會薛延爲刺史諭旨慰勞羣羣數上表請
贖貸領劍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立召還詔未至
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始贊入翰林年尚

少以材幸特云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陪遊及出
居艱阻之中雖有安臣而謀猷叅夾多出於贊故當
時目爲內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
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解衣衣之同
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王大議而贊常居中叅裁可
否狩山南也道險澁與從官相失夜召贊不得帝驚
且泣詔軍中得贊者千金賞久之上謁帝喜見顏間
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
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
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他卹乎旣放荒遠

市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諱不著書地苦瘴癘祗爲
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



皇朝文獻通考

卷之二十三

禮考

禮考

禮考卷之二十三

禮考卷之二十三

